嘉祐集

二

PDG

嘉祐集卷第八

趙郡蘇　洵

史論　諫論
嚳妃論　管仲論
明論　三子知聖人汙論
利者義之和論

史論

史論上

史何爲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意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

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為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為己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為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詞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詞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詞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謂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偽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為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

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睎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僭則善矣

史論下

遷固史雖以事詞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章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踈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

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章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山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録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者何也周裔而覇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槖皋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於醉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

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山戎玁狁
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絶而弃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
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絶與弃則其賤夷狄也不亦簡而明
乎周之衰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
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諡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
王其目止號諡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
以不名則不著邪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
曰號諡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
曰號諡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
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
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天子不能有其
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
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章則後人樂得
爲善之利直而寛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

禮樂之為貴徵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
博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諫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而必乎術也說之術

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謂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

如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横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

有輿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者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

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嚳妃論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爲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爲天地必將構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爲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鳦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惟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

也以鳦鳥降爲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遺史也遺之説出於疑詩而鄭之説又出於信遺史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遺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漦至周而發之化爲黿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卯姜原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柰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弃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原疑而弃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遺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弃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管仲論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强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刀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歳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

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
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
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
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
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
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
呼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
公之為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
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
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耶
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
下豈少三子之徒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
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
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

也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鰍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

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

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况乎不至於九也

三子知聖人汙論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汙吾爲之説曰汙下也宰我子貢有若三子者其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絶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也宜乎謂其知足以知聖人汙而已也聖人之道一也大者

見其大小者見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聖人不知也茍有形乎吾前者吾以為無不見也而離婁子必將有見吾之所不見焉是非物罪也太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而太山未始有變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逃不見不求見至之不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顔淵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顔淵得之以為顔淵宰我子貢有若得之以為宰我子貢有若夫子不知也夫子之道有高而又有下猶太山之有趾也高則難知下則易從難知故夫子之道尊易從故夫子之道行非夫子下之而求行也道固有下者也太山非能有趾而不能無趾也子貢謂夫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夫子不悦夫有其大而後能安其大有其小焉則亦不狹乎其小夫子有其大而子貢有其小然則無惑乎子貢之

不能安夫夫子之大也

利者義之和論

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求宜乎小人邪求宜乎君子邪求宜乎君子也吾未見其不以至正而能也抗至正而行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則義者聖人戕天下之器也伯夷叔齊殉大義以餓于首陽之山天下之人安視其死而不悲也天下而果好義也伯夷叔齊其不以飢死矣雖然非義之罪也徒義之罪也武王以天命誅獨夫紂揭大義而行夫何卹天下之人而其發粟散財何如此之汲汲也意者雖武王亦不能以徒義加天下也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嗚呼盡之矣君子之耻言利亦耻言夫徒利而已聖人聚天下之剛以為義其支派分裂而四出者為直為斷為勇為怨於五行為金於五聲為商凡天下之言剛者皆義屬也是其為道決裂慘殺而難行者也雖然無之則天下將流蕩忘反而無以節

制之也故君子欲行之必即於利即於利則其爲力也易戾於利則其爲力也艱利在則義存利亡則義喪故君子樂以趨徒義而小人悅懌以奔利義必也天下無小人而後吾之徒義始行矣嗚呼難哉聖人滅人國殺人父刑人子而天下喜樂之有利義者與人以千乘之富而人不奢爵人以九命之貴而人不驕有義利也義利利義相爲用而天下運諸掌矣五色必有丹而色和五味必有甘而味和義必有利而義和文言之所云雖以論天德而易之道本因天以言人事説易者不求之人故吾猶有言也

嘉祐集卷第八

嘉祐集卷第九

上皇帝書

趙郡蘇洵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冒萬死上書
皇帝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録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
上翰林學士歐陽脩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篇乞賜甄録
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
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
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為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群公卿之賢
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
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 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
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 陛下之
科舉有司以為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
勉強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疎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

辱明詔且　陛下所爲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爲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　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于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　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　自惟疎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爲十通以塞　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爲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爲之今　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　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爲已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效用此由　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爲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于局外使　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

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云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録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爲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爲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爲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涖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爲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爲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已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爲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後

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
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政官而聽其空言哉
是不思之甚也或以為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為可稱用意過當生
事以為己功漸不可長臣以為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為
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為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
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
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
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況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
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 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
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
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
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 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
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脩絜博習聞於
鄉黨而達於 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

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官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 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唯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尓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匄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唯其能自脩飾而越録躐次以至于清顯者乃聽

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為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強不肯終老自弃於庸人此其為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絶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繆而不若無之為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為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

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爲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既廢唯御史可以揔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爲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強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爲上以舉刺少者爲中以無所舉刺者爲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爲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爲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有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 境之內所以生殺與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

此固有以臣　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　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于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禄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柰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為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禄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為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耻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為公卿而安可

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預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爲姦此縣令之所以爲難也臣愚以爲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徵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爲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窺其倉卒而取其祿位唯聖人爲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兒皆能徒手攫取 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 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 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爲可復武舉而爲之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疏其

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隷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耻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得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 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 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疏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為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

繩墨之外爲 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 陛下待之於繩墨之
內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
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爲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
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
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爲可信
邪當無所請屬以爲不可信邪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
往來邪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録既奏而下御史親往涖之
凜凜如鞫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爲如此之
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
不才無耻者矣 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而
立想聞 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爲 陛下用也其七曰臣
聞爲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
日而知也久矣 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
司第之此固非眞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爲姑收之而已將

試之爲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爲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怠而不修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爲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太山喬嶽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羣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爲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爲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於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

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甚畏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其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強之彼有倉惶失次為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辯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以為樽俎談燕之間尚不能辦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為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 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為艱危故必均而後可 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

皆逃邪此臣又非獨為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趑趄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為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為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為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為詞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為先郊之歲可因事為詞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為常制天下之人

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
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
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
承而不能去以至于今法令明其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爲
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爲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飢饉
鮮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爲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日臣聞古者
所以採庶人之議爲其疎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
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于 陛下之朝無所
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
臣請得以僭言之 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
輒廢功未成而旋去 陛下知其所由乎 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
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爲何者
小人之根未去也 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
嫚以求親媚於 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 朝廷者天下之人

皆以爲 陛下不疏遠宦官之過 陛下特以爲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爲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 陛下之前故皆道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爲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齟齬賢人之謀 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當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報未去也竊聞之道路 陛下將有意去而疏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爲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爲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爲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爲司隷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尸于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 陛下思 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旣去之又去之旣疏之又疏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帷闥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 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 陛下無

使爲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爲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篇略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爲世笑然臣以爲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之臣洵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嘉祐集卷第九

嘉祐集卷第十

趙郡蘇洵

上韓樞密書　上富丞相書
上文丞相書　上田樞密書
上余青州書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絶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瀦爲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

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於草芥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將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 太祖 太宗躬擐甲冑跋

履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餽餉之費杵聲未絶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閒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于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不絶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内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

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栗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

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不宣洵再拜

上富相公書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閣下惟不爲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後起起而復爲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爲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

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己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己事不出於己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

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
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仕而
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之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
區之小忠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忠以
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忠
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蔕芥於其間古之君子
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
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
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
說之使交歡周勃陳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
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不賢者非夫
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 陛下即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
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
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忠故群小人亦急

逐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殁其身伏惟閤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閤下深思之無忽

上文丞相書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爲無謀失諸其始而邊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爲之者也蓋周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常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宮而試之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太學而習之於射宮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爲諸侯監國臨大事而

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爲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爲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鋤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斂則無擇焉不然金與沙礫皆不録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略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爲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溢于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艱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内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之間絜然而無過可任以爲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揵爲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曾

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
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皆得役天子
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
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公顧
甚易爲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藉藉莫不爲此然皆莫肯
一言於其上誠以爲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
幸又不復以科擧爲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
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
名著功遂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
之所望無復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
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
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

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弃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弃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弃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泉流而爲川止而

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窮困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窮困亂

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弃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温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弃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内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上余青州書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爲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爲令尹也楚人爲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爲之怨己不期爲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爲之囂囂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己大而人小邪脫然爲弃於人而不知弃之爲悲紛然爲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爲樂人自爲弃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爲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海之濱而爲天下之名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強悍不屈之虜其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滂薄於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爲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中折尺箠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爲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

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爲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飢寒窮困之士莫不顰蹙嘔噦而不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爲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爲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爲之名豈天爲之名耶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耶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爲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爲此四者絕羣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蓋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

異此有才者爲賢人而有德者爲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爲君子者一爲世之所弃則以爲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爲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爲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其嘗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爲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伏惟加察幸甚

嘉祐集卷第十

嘉祐集卷第十一

趙郡蘇洵

上歐陽內翰書五首　上王長安書
上張侍郎書二首　上韓舍人書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嘗竊有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　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

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構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推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胷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 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

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

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旣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已也惟執事思

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歐陽內翰第二書

內翰諫議執事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夫豈偶然哉以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道以某問某蓋有曰吾不聞者焉而況乎天下之廣後世之遠雖欲求其髣髴豈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思未嘗敢忽也今夫群群焉而生逐逐焉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也自孔子沒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闊遠二百餘年而楊雄稱於世楊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夫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其為人宜尤可貴重奈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洵一窮布衣於今世最為無用思以一能稱以一善

書而不可得者也況夫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冀其萬一頃者張益州見其文以為似司馬子長洵不悅辭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辭無乃為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重為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稱之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平生為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髣髴於後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烏有是哉意者其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戲也惟其愚而不顧日書其所為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既而屢請而屢辭焉曰吾未暇讀也退而處不敢復見甚慙於朋友曰信矣其戲也雖然天下不知其為戲將有以議執事洵亦且得罪執事憐其平生之心苟以為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唯無曰荀卿云者幸甚

與歐陽內翰第三書

洵啓昨出京倉惶遂不得一別去後數日始知悔恨蓋一時間變

出不意遂擾亂如此怏悵怏悵不審日來尊候何似二子軾轍竟
不免丁憂今已到家月餘幸且存活洵道塗奔波老病侵陵成一
翁矣自思平生羈蹇不遇年近五十始識閤下傾蓋晤語便若平
生非徒欲援之於貧賤之中乃與切磨論議共爲不朽之計而事
未及成輒聞此變孟軻有云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豈信然耶洵離
家時無壯子弟守舍歸來屋廬倒壞籬落破漏如逃士人家今且
謝絕過從杜門不出亦稍稍取舊書讀之時有所懷輒欲就閤下
評議忽鷩相去已四千里思欲跂首望見君子之門庭不可得也
所示范公碑文議及申公事節最爲深厚近試以語人果無有曉
者每念及此鬱鬱不樂閤下雖賢俊滿門足以嘯歌俯仰終日不
悶然至於不言而心相諭者閤下於誰取之自蜀至秦山行一月
自秦至京師又沙行數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驅與凡事之不得已
者孰爲來哉洵老矣恐不能復東閤下當時賜音問以慰孤耿病
中無聊深愧疎略惟千萬珍重

上歐陽内翰第四書

洵啓夏熱伏惟提舉内翰尊候萬福嚮爲京兆尹天下謂公當由此得政其後聞有此授或以爲拂世戾俗過在於不肯鹵莽然此豈足爲公損益哉洵久不奉書非敢有懈以爲用公之奏而得召恐有私謝之嫌今者洵既不行而　朝廷又欲必致之恐聽者不察以爲匹夫而要君命苟以爲高而求名亦且得罪於門下是故略陳其一二以曉左右聞之孟軻曰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洵之所爲欲仕者爲貧乎實未至於飢寒而不擇以爲爲行道乎道固不在我且　朝廷將何以待之今人之所謂富貴高顯而近於君可以行道者莫若兩制然猶以爲不得爲宰相有所牽制於其上而不得行其志爲宰相者又以爲時不可爲而我將有所待若洵又可以行道責之邪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　朝廷之事其節目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數月而至京師旅食於都市以待命而數年間得試於所謂

舍人院者然後使諸公傳考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爲不謬可以及等而奏之從中下相府相與擬議又須年載間而後可以庶幾有望於一官如此洵固已老而不能爲矣人皆曰求仕將以行道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既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於爲貧是二者皆無名焉是故其來遲遲而未甚樂也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爲沽名而有所希望今歳之秋軾轍已服闋亦不可不與之俱東恐内翰怪其久而不來是以略陳其意拜見尚遠惟千萬爲國自重

上歐陽内翰第五書

内翰侍郎執事洵以無用之才久爲天下之弃民行年五十未嘗見役於世執事獨以爲可收而論之於天子再召之試而洵亦再辭獨執事之意丁寧而不肯已　朝廷雖知其不肖不足以辱士大夫之列而重違執事之意譬之巫醫卜祝特捐一官以乞之自顧無分毫之功有益於世而王命至門不知辭讓不畏簡書朋友之

識而苟以爲榮此所以深愧於執事久而不至於門也然君子之相從本非以求利蓋亦樂乎天下之不知其心而或者之深知之也執事之於洵未識其面也見其文而知其心旣見也聞其言而信其平生洵不以身之進退出處之間有謁於執事而執事亦不以稱譽薦援之故有德於洵再召而詞也執事不以爲嬌而知其耻於自求一命而受也執事不以爲貪而知其不欲爲異其去不追而其來不拒其大不榮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以自信於心者而執事衆知之故凡區區而至門者爲是謝也禮曰仕而未有禄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蓋爲是也哉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是國國君使人餽之其詞曰寡君使某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此惟不食其禄也今洵已有名於吏部執事其將以道取之邪則洵也猶得以賓客見不然其將與奔走之吏同趨於下風此洵所以深自憐也惟所裁擇

上王長安書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爲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知此而已矣衞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爲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于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弃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爲徒其徒相爲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

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上張侍郎第一書

侍郎執事明公之知洵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洵之所以獲知於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雖暴之天下皆可以無愧今也將有所私告於執事念將以屑屑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於胷中心不寧而顏忸怩者累月而後決竊見古之君子知其人也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昆弟妻子以至於其親族朋友憂之固其責也雖然自我求之則君子識焉知之而不憂不憂而求人憂則君子交譏之洵之意以爲寧在我而無寧在明公故用此決其意而發其言以私告於下執事明公試一聽之洵有二子軾轍齠齓授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爲不足盡力

於其間讀孟韓文一見以爲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變以爲天子之爵祿可以攫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嬾鈍廢於世誓將絕進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爲湮淪弃置之人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一門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數口爲行者計則害居者爲居者計則不能行恓恓焉無所告訴夫以負販之夫左提妻右挈子奮身而往尚不可禦有明公以爲主公焉往而不濟今也望數千里之外茫然如梯天而航海蓄縮而不進洵亦羞見朋友明公居齊桓晉文之位惟其不知洵惟其知而不憂則又何說不然何求而不克輕之於鴻毛重之於太山高之於九天遠之於萬里明公一言天下誰議將使軾轍求進於下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願賜誅絕以懲欺罔之罪

上張侍郎第二書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蓋十

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旣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惜數千里走表爲子求官苟歸立便殿上與天子相唯諾顧不肯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蓋不爲淺所不可知者唯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於我無愛也聞之古人曰中必彗操刀必割當此時也 天子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足以有爲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矣昨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脣黑面裂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緼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絜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豈不爲之動心而待其多言邪

上韓舍人書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衰息賦斂日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天子震怒大臣憂恐自兩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求所以解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閑人於國家無絲毫之責得以優游終歲咏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或作爲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爲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我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嘗一至其門有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然不知君侯見之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爲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閑布衣與之論閑事耶此洵所以不敢遽見也自閑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拜伏拳跽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之徒歟欲見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況如君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不宣洵

再拜

嘉祐集卷第十一

嘉祐集卷第十二

趙郡蘇洵

上韓丞相書　上韓丞相論山陵書
與梅聖俞書　荅雷太簡書
與楊節推書　與吴殿院書
謝趙司諫書

上韓丞相書

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朝廷所以待賢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勝於今粗可以養生遺老者耳去歲蒙朝廷授洵試校書郎洵亦非敢少之也使朝廷過聽而洵僥倖不過得一京官終不能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京官之與試銜又何足分多少於其間而必為彼不爲此邪然其所以區區無厭復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千錢誠不足以贍養又況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邪凡人為官稍可以紓意快志

者至京朝官始有其賜耳自此已下者皆勞筋苦骨摧折精神爲人所役使去僕隸無幾也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喜者彼誠少年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紓意快志者也若洵者計其年豈足以有待邪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尚書省門又待闕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免於負犯廢放又守選又待闕如此十四五年謹守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舉主五六人然後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也洵久爲布衣無官長拘轄自覺筋骨疎強不堪爲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別除一官而幸與之顧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漫漶以傷害王民也今 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苟應格者雖屠沽不得不與何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今洵幸爲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爲有意至於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冗邪洵少時自處不甚卑以爲遇時得位當不鹵莽及長知取仕之難遂絕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實

亦有得而足恃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戀戀於一官如必無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決欲去而遲遲也世人施恩則望報苟有以相博則叩之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杭拙如洵相公豈能施此不報之恩邪相公往時爲洵言欲爲歐陽公言子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爲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也而復忘之故忍耻而一言不宣洵再拜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四月二十三日將仕郎守霸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纂蘇洵惶恐再拜上書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弃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爲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

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爲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游觀無所增加幃簿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爲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弃臣下而有司迺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爲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旣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劒驅之以笞箠爲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旣沒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目下乃獨爲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

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冐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 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明而後世安於太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 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内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逹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僶俛而從之者

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爲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旣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勅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群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收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不宣洵惶恐再拜

與梅聖俞書

聖俞足下睽間忽復歲晚昨九月中嘗發書計已達左右洵閒居經歲益知無事之樂舊病漸復散去獨恨淪廢山林不得聖俞永叔相與談笑深以嗟惋自離京師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尚未見遺以其不肖之文猶有可者前月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聖俞自思

僕豈欲試者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窮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爲山林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嘗舉茂材中夜起坐裹飯攜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每思至此即爲寒心今齒日益老尚安能使達官貴人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邪且以永叔之言與夫三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召僕而試之蓋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昨適有病遂以此辭然恐無以答 朝廷之恩因爲上 皇帝書一通以進蓋以自解其不至之罪而已不知聖俞當見之否冬寒千萬加愛

答雷太簡書

太簡足下前月辱書承諭 朝廷將有召命且敕以東行應詔旋屬郡有符亦以此見遣承命自笑恐不足以當遂以病辭不果行計太簡亦已知之僕已老矣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閑居田野之中魚稻蔬筍之資足以養生自樂俯仰世俗之間竊觀

當世之太平其文章議論亦可以自足於一世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權衡以自取輕笑哉然此可爲太簡道不可與流俗人言也嚮者權書衡論幾策皆僕閑居之所爲其間雖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於世乃歐陽永叔以爲可進而進之苟朝廷以爲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耶恐復不信秪以爲笑久居閑處終歲幸無事昨爲州郡所發遣徒益不樂尔楊旻至今未歸未得所悪書歲晚京師寒甚惟多愛

與楊節推書

洵白節推足下往者見託以先丈之埋銘示之以程生之行狀洵於子之先君耳目未嘗相接未嘗輒交談笑之歡夫古之人所爲誌夫其人者知其平生而閔其不幸以死悲其後世之無聞此銘之所爲作也然而不幸而不知其爲人而有人焉告之以其可銘之實則亦不得不銘此則銘亦可以信行狀而作者也今余不幸

而不獲知子之先君所恃以作銘者正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然余傷夫人子之惜其先君無聞於後以請於我我既已許之而又拒之則無以卹乎其心是以不敢遂已而卒銘其墓凡子之所欲使子之先君不朽者茲亦足以不負子矣謹錄以進如左然又恐子不信行狀之不可用也故又具列于後凡行狀之所去皆虛浮不實之事是以不備論論其可指之迹行狀曰公有子美琳公之死由哭美琳而慟以卒夫子夏哭子止於喪明而曾子譏之而況以殺其身此何可言哉余不愛夫吾言恐其傷子先君之風行狀曰公戒諸子無如鄉人父母在而出分夫子之鄉人誰非子之兄與子之舅甥者而余何忍言之而況不至於皆然則余又何敢言之此銘之所以不取於行狀者有以也子其無以為怪洵白

與吳殿院書

洵啓京師會遇殊未及從容屬家有變故蒼遑西走遂不得奉別

快悵不可勝言也嚮每見君侯談論輒盡歡而在京師逾年相見至少誠恐憲官職重是以不敢數數自通然亦老懶不出之故及今相去數千里求復一見不可得也曩曾議及故友史沆骨肉淪落荆楚間慨然太息有收䘏之心沆有兄經臣者雖卧病而志氣卓然以豪稱鄉里使得攝尺寸之柄當不鹵莽常以為沆死而有經臣者在或萬一能有所雪今不幸亦已死矣追思沆平生孤直不遇而經臣亦以剛見廢又皆以無後死當其生時舉世莫不讎疾惟君侯一人獨為哀閔而數年間兄弟相繼淪喪使仁人之心不克少施嗚呼豈其命之窮薄至於此邪經臣死家無一人後事所囑辦於明友今其家遺孤骨肉存者獨沆有弱女在襄州耳君侯尚可以庇之使無失所否阻遠未能一一伏惟裁悉不宣洵白

謝趙司諫書

洵啓嚮家居眉陽以病懶不獲問從者常以為閣下之所在聲之所振德之所加士以千里為近而洵獨不能走二百里一至於門

縱不獲罪固以爲君子之弃人矣今年秋始見太守竇君京師乃知閣下過聽猥以鄙陋上塵明詔不知閣下何取於洵也洵固無取然私獨喜以爲可辭於世者其不以馳騖得明矣洵不識閣下然仰聞君子之風常以私告於朋友特恨其身之不肖不得交於當世以備致閣下之美所告者皆飢寒自謀不暇之人雖告而無益然猶以素不相識之故得免於睎勢苟附之嫌是其不識賢於識也今世之所尚相見則以數至門爲勤不相見則以數致書爲忠夫數至門者虛禮無用數致書者虛詞無觀得其無用與其無觀而加喜不得而怒此與嬰兒之好惡無異今閣下舉人而取於不相識之中則其去世俗遠矣寓居雍丘無故不至京師詹望君子日以復日頃者 朝廷猥以試校書郎見授洵不能以老身復爲州縣之吏然所以受者嫌若有所過望耳以閣下 知我故言及此無怪

嘉祐集卷第十二

嘉祐集卷第十三

趙郡蘇　洵

譜例　族譜亭記

譜例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為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亡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也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録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日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世次而其本出於趙郡蘇氏以為蘇氏族譜它日歐陽公見而嘆曰吾嘗為

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爲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爲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爲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盖將有從焉者歐陽氏譜及永叔題劉氏碑後不載於此

蘇氏族譜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于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

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氏諱釿 子祈 無嗣
不仕娶 子福 子宗夔 子聰鳳 子惟讚 子垂象
黃氏享 子垂正
年若干 子垂範
七月二 子惟善 子垂則
十六日 子聰慶 子惟德 子珐

辛

子昭文　子渭　子璲

子沅

子浩

子漸

子洙

子宗藝　無嗣

子宗瓊　無嗣

子禮　子暲　子昭翰　子文賢　子士元

子文圭　子士能

子士良

子士寧

子士嘉

子士宗

子䀿　子昭遇　無嗣

子昭達 無嗣
子昭逸 無嗣
子昭建 無嗣
子暕 無嗣
子祐 子宗靄 子昭玘 子文實 子惟忠
子惟恭
子文賓 無嗣
子昭現 子文釆 子士祥
子宗著 子德謙 子永
子諱祐 子宗善 子昭圖 子惟益 子允元
不仕娶 子允滋
李氏享 子惟吉 無嗣
年五十 子昭越 無嗣
四七月 子宗晏 子昭 無嗣

三十日 子宗昇 子德榮 子哲 子珵
卒 子瑜
子德升 子淳 子舟
子德元 子汶
子諱杲 不仕娶朱氏享年五十一六月八日卒 子諱序 仕至大理評事娶史氏享年七十五五月十一日卒 子澹 子位
子佾
子渙
子洵
子宗晁 無嗣
子德 子子勲 子愼言 子慶昌
子復圭
子澄

族譜後録上篇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

及吳回重黎為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為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為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為昆吾次曰惠連為參胡次曰籛為彭祖次曰來言為會人次曰安為曹姓季曰季連為芈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為數姓昆吾始姓己氏其後為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為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為司寇能平刑以敬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為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為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為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為冀州刺史又遷為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郡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立味道聖歷初為鳳閣侍郎以貶為眉州刺史遷為益州

長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爲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爲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

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友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祈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爲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

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烏乎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爲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爲譜之志云爾

族譜後録下篇

蘇氏之先自昆吾以來其最顯者司寇忿生三代之事其聞於今不詳周公作立政而特稱之以敬太史其後周室衰司寇之子孫亦曰蘇公遭讒作詩以刺暴公名曰彼何人斯惟此二人見於詩書是以其傳至今自蘇氏入秦而平陵侯建與屬國武始顯遷於趙而并州刺史章益州刺史味道始有聞於世遷於眉而至於今無間矣是惟譜不立也自昆吾至書之蘇公五百有餘年自書之蘇公至詩之蘇公二百有餘年自詩之蘇公至平陵侯建與屬國武七百有餘年自平陵侯建與屬國武至并州刺史章二百有餘

年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五百有餘年自益州長史味
道至吾之高祖二百有餘年以三十年而一易世則七十有餘世
也七十有餘世亦容有賢不賢焉不賢者隨世磨滅不可得而聞
而賢者獨有七人七十有餘世其賢者亦容不止於七人矣而其
餘不傳則譜不立之過也故洵旣為族譜又從而記其所聞先人
之行昔吾先子嘗有言曰吾年少而亡吾先人先世之行吾不及
有聞焉蓋嘗聞其略曰蘇氏自遷於眉而家於眉山自高祖涇則
已不詳自曾祖釿而後稍可記曾祖娶黃氏以俠氣聞於鄉閭生
子五人而 吾祖祜最少最賢以才幹精敏見稱生於唐哀帝之天
祐二年而歿於周世宗之顯德五年蓋與五代相終始歿之一年
而吾 太祖始受命是時王氏孟氏相繼據蜀蜀之高才大人皆不
肯出仕曰不足輔仕於蜀者皆其年少輕銳之士故蜀以再亡至
太祖受命而吾祖不及見也吾祖娶於李氏李氏唐之苗裔太宗
之子曹王明之後世曰瑜為遂州長江尉失官家於眉之丹稜祖

母嚴毅居家肅然多才略猶有竇太后柴氏主之遺烈生子五人其才皆不同宗善宗晏宗昇循循無所毀譽少子宗晃輕俠難制而吾 父杲最好善事父母極於孝與兄弟篤於愛與朋友篤於信鄉閭之人無親疎皆愛敬之娶宋氏夫人事上甚孝謹而御下甚嚴生子九人而吾獨存善治生有餘財時蜀新破其達官爭弃其田宅以入覲吾父獨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終其身田不滿二頃屋弊陋不葺也好施與曰多財而不施吾恐他人謀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將以我為好名是以施而尤惡使人知之族叔父玩嘗有重獄將就逮曰入獄而死妻子以累兄請為我詗獄之輕重輕也以肉饋我重也以菜饋我饋我以菜吾將不食而死既而得釋玩曰吾非無他兄弟可以寄死生者惟子及將歿太夫人猶執吾手曰盍以是屬子之兄弟笑曰而子賢雖非吾兄弟亦將與之不賢雖吾兄弟亦將弃之屬之何益善教之而已遂卒卒之歲蓋淳化五年推其生之年則晉少帝之開運元年也此洵常得之先子

士爾先子諱序字仲先生於開寶六年而歿於慶曆七年娶史氏
夫人生子三人長曰澹次曰渙季則洵也先子少孤喜爲善而不
好讀書晩迺爲詩能白道敏捷立成凡數十年得數千篇上自
朝廷郡邑之事下至鄉閭子孫畋漁治生之意皆見於詩觀其詩
雖不工然有以知其表裏洞達豁然偉人也性簡易無威儀薄於
爲己而厚於爲人與人交無貴賤皆得其歡心見士大夫曲躬盡
敬人以爲諂及其見田父野老亦然然後人不以爲怪外貌雖無
所不與然其中心所以輕重人者甚嚴居鄉閭出入不乘馬曰有
甚老於我而行者吾乘馬無以見之敝衣惡食處之不恥務欲以
身處衆之所惡蓋不學老子而與之合居家不治家事以家事屬
諸子至族人有事就之謀者常爲盡其心反覆而不厭凶年嘗鬻
其田以濟飢者既豐人將償之曰吾自有以鬻之非爾故也卒不
肯受力爲藏退之行以求不聞於世然行之既久則鄉人亦多知
之以爲古之隱君子莫及也以渙登朝授大理評事史氏夫人眉

之大家慈仁寬厚宋氏姑甚嚴夫人常能得其歡以和族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萊縣太君洵聞之自唐之衰其賢人皆隱於山澤之間以避五代之亂及其後僭僞之國相繼亡滅　聖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孫猶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於天下是以雖有美才而莫顯於世及其教化洋溢風俗變改然後深山窮谷之中向者之子孫乃始振迅相與從官於朝然其才氣則既已不若其先人質直敦厚可以重任而無疑也而其先人之行乃獨隱晦而不聞洵竊深懼焉於是記其萬一而藏之家以示子孫至和二年九月　日

大宗譜法

蘇氏族譜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大宗之法冠以別子由別子而列之至於百世而至無窮皆世自爲處別其父子而合其兄弟父子者無窮者也兄弟者有窮者也無窮者相與處則害於無窮其勢不得不別然而某之子某某之

子某則是猶不别也是爲大宗之法云爾故爲大宗之法三世自三世而推之無不及也人設二子而廣之無不載也蓋立法以爲譜學者之事也由譜而知其先以及其旁子弟以傳於後世是古君子之所重而士大夫之所當知也以學者之事不立而古君子之所重與士大夫之所當知者隳廢是學者之罪也於是存之蘇氏族譜之末以俟後世君子有采焉

别子

一世　别子之適子甲

　　　庶子乙

二世　甲之適子丙

　　　庶子丁

　　　乙之適子戊

　　　庶子己

三世　丙之適子庚

庶子辛

丁之適子壬

庶子癸

戊之適子子

庶子丑

己之適子寅

庶子卯

蘇氏族譜亭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

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詰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與馬赫弈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

府縣其矯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子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它人觀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子曰然乃記之

嘉祐集卷第十三

嘉祐集卷第十四

趙郡蘇洵

張益州畫像記　彭州圓覺院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木山記
老翁井銘　王荆州畫像贊
吳道子畫五星贊　仲兄字文甫說
名二子說　送石昌言使北引
丹稜楊君墓誌銘　祭史彦輔文
祭任氏姊文　祭亡妻文
祭姪位文　祭史親家祖母文
議修禮書狀

張益州畫像記

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

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
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某其人天子曰然
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徹守備使謂
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
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
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
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
欹未隊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
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
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
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
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
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
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

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有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有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

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來觀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騈

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昔公未來期汝弃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嵯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　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彭州圓覺禪院記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爲自欺且爲欺天蓋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巳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況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

絶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爲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爲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爲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爲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爲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于保聰聰又合其隣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爲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始余少年時父母俱存兄弟妻子備具終日嬉遊不知有死生之悲自長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夫人之憂蓋年二十有四矣其後五年而喪兄希白又一年而長子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次女卒至于丁亥之歲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幼女服未既

而有長姊之喪悲憂慘愴之氣鬱積而未散蓋年四十有九而喪妻焉嗟夫三十年之間而骨肉之親零落無幾逝將南去由荆楚走大梁然後訪吳越適燕趙徜徉於四方以忘其老將去慨然顧墳墓追念死者恐其魂神精爽滯於幽陰冥漠之間而不獲曠然遊乎逍遙之鄉於是造六菩薩并龕座二所蓋釋氏所謂觀音勢至天藏地藏解冤結引路王者置於極樂院阿彌如來之堂庶幾死者有知或生於天或生於四方上下所適如意亦若余之遊於四方而無繫云爾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

焉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凛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老翁井銘

丁酉歲余卜葬亡妻得武陽安鎭之山山之所從來甚高大壯偉其末分而爲兩股回轉環抱有泉坌然出於兩山之間而北附右股之下畜爲大井可以日飲百餘家卜者曰吉是在葬書爲神之居蓋水之行常與山俱山止而泉洌則山之精氣勢力自遠而至

者皆畜於此而不去是以可葬無害他日乃問泉旁之民皆曰是爲老翁井問其所以爲名之由曰往數十年山空月明天地開霽則常有老人蒼顔白髮偃息於泉上就之則隱而入於泉莫可見蓋其相傳以爲如此者久矣因爲作亭於其上又甃石以禦水潦之暴而往往優游其間酌泉而飲之以庶幾得見所謂老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又聞其老於荒榛巖石之間千歲而莫知也今乃始遇我而後得傳於無窮遂爲銘曰

山起東北翼爲南西涓涓斯泉坌溢以瀰斂以爲井可飲萬夫汲者告我有叟於斯里無斯人將此謂誰山空寂寥或嘯而嬉更千萬年自絜自好誰其知之乃訖遇我惟我與爾將遂不泯無溢無竭以永千祀

王朔州畫像贊

太山崇崇東海滔滔蟠爲山東公惟齊人齊方千里而吾獨見公公在朔州或象其儀白鬚紅顔謂公方壯公生辛丑天子之老誰

謂公老其威栢栢鎮天子之南邦

吴道子畫五星贊

世稱善畫曹與張絲墻破紙爛兵火所燒至于有唐道子姓吴獨稱一時蔑張與曹曆歲數百其有幾何或鑱于碑以獲不磨吾世貧寠非有富豪堂堂五行道子所摹歲星居前不武不挑求之古人其有帝堯盛服佩劒其容昭昭熒惑惟南左弓右刀赫烈奮怒木石焚焦震怛下土莫敢有驕崔崔土星瘦而長腰四方遠游去如飛颻倏忽萬里遠莫可把太白惟將冝其壯夫今惟婦人長裾飄飄抱撫四弦如聲嘈嘈辰星北方不麗不妖執筆與紙凝然不囂耀非今人脣傳黑膏唯是五星筆勢莫高昔始得之爛其生綃及今百年墨昏而消愈後愈遠知其若何吾苟不言是亦不遭

仲兄字文甫説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

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旣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旣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横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横流逆折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

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烏乎此不可與他人道之惟吾兄可也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

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甚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 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悸不自禁凡虜所以夸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乎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者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為贈

丹稜楊君墓誌銘

楊君諱某字某世家眉之丹稜曾大父諱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君娶某氏女生子四人長曰美琪次曰美琳次曰美珣其幼美球美球嘗從事安靖軍余遊巴東因以識余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君卒享年若干四年十一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將葬從事來請余銘以求不泯于後余不忍逆蓋美琳先君之喪一月而卒美琪美珣皆志於學而美球既仕於朝銘曰

歲在己亥月在子培高穴深託后土夫子骨肉歸安此生有四息三哭位後呪如雲不勝記其後豈不富且貴囑余作銘賴其季吏千萬年豈不偉

祭史彥輔文

嗚呼彥輔胡爲而然胡負於天誰不壽考而於彥輔獨嗇其年誰不富貴使終戚寒誰無子孫詵詵戢戢滿眼蚳蝝於天何傷獨受一孺使殞其傳幬幬其帷其下惟誰有童未冠彥輔從子帶絰而

哭稽顙來前天高茫茫慟哭不聞誰知此冤轗哭長思念初結交
康定寶元予以氣豪縱横放肆隼擊鵰騫奇文怪論卓者無敵慷
怛旁觀憶予大醉中夜過我狂歌叫讙予不喜酒正襟危坐終夕
無言他人竊驚宜若不合胡爲甚歡嗟人何知吾與彦輔契心志
頡飛騰雲霄無有遠邇我後予先擠排澗谷無有嶮易我溺予援
破窻孤燈冷灰凍席與予無眠旅遊王城飲食寤寐相恃以安慶
曆丁亥詔策告罷予將西轅慨然有懷吾親老矣甘旨未完徃從
南公奔走乞假遂至于虔予時亦來止于臨江繫馬解鞍愛弟子
凝倉卒就獄舉家驚喧及秋八月予將北歸亦既具舩有書晨至
開視驚叫遂丁大艱故鄉萬里泣血行役敢期生還中涂逢子握
手相慰曰無自戕旅宿遻驚中夜起行長江大山前呼後應告我
無恐相從入關歸來幾何子以病廢手足若攣我嘉子心壯若鐵
石益固而堅瞋目大呼屋瓦爲落聞者竦肩子凝之喪大臨嘔血
傷心破肝我遊京師強起來餞相顧留連我還自東二子喪母歸

懷辛酸予病告革奔走往問醫士已難問以後事口不能語悲來塞咽遺文墜葉爲子收拾以葺以編我如不朽千載之後子名長存嗚呼彥輔天實喪之予哭寢門白髮班班疾病来加臥不能奔哭書此文命軾往奠以慰斯魂尚饗

祭任氏姊文

昔我曾祖子孫滿門姊之先人實惟其孫不幸而亡又不有嗣後世饗祀其託在姊祭於女家聞者欷歔姊不永存後益以踈姊之未亡洵作族譜昆弟諸子可以指數念姊之先其後爲誰周旋反覆不見而悲悲其早喪其姊壽考春秋薦獻終姊之老今姊永歸遂及良人皆葬于原送哭酸辛姊之子孫恭愿良謹當有達者以塞此恨跪讀此文告以無憾鬼姊有知尚克來鑒

祭亡妻文

嗚呼與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棄我而先我徂京師不遠當還嗟子之去曾不須臾子去不返我懷永哀反覆求思意子復回

人亦有言死生短長苟皆不欲爾避誰當我獨悲　殃有
子六人今誰在堂唯軾與轍僅存不亡咻呴撫摩既冠既　教以
學問畏其無聞晝夜孜孜孰知子勤提携東去出門遲遲今往不
捷後何以歸二子告我母氏勞苦今不汲汲奈後將悔大寒酷熱
崎嶇在外亦既薦名試于南宮文字煒煒歎驚羣公二子喜躍我
知母心非官寔好要以文稱我今西歸有以藉口故鄉千里期母
壽考歸來空堂哭不見人傷心故物感涕慇懃嗟予老矣四海一
身自子之逝內失良朋孤居終日有過誰箴昔予少年遊蕩不學
子雖不言耿耿不樂我知子心憂我泯沒感歎折節以至今日嗚
呼死矣不可再得安鎮之鄉里名可龍隸武陽縣在州北東有蟠
其丘惟子之墳鑿爲二室期與子同骨肉歸土魂無不之我歸舊
廬無有改移魂兮未泯不日來歸

祭姪位文

嘉祐五年六月十四日叔洵以家饌酒果祭于亡姪之靈者汝之

生後余五年余雖汝叔父而幼與汝同戲如兄弟然其後余日以長汝亦以壯大余適四方而汝留故園余既歸止汝乃隨汝仲叔旅居東都十有三歲而不還今余來東汝遂溘然至死而不救此豈非天邪嗟夫數十年之間與汝出處參差不齊曾不如其幼之時方將與汝旅于此汝又一旦而歿人事之變何其反覆而與人相違嗟余伯兄其後之存者今日以往獨汝季弟與汝之二孺此所以使余增悲也汝歿之五日汝家將殯汝于京城之西郊魂如有知於此永别尚饗

祭史親家祖母文

嗟人之生其久幾何百年之間逝者如麻反顧而思可泣以悲夫人之孫歸于子轍自初許嫁以及今日旻天不弔禍難荐結始自丁亥天崩池拆　先君歿世次及近歲子婦之母亦以奄弃顧惟荼毒謂亦止此誰知于今乃或有甚室家不祥死而莫救及于夫人亦罹此咎子喪其妣婦喪祖母誰謂人生而至於是嘆嗟傷心悲

不能止

議修禮書狀

右洵先奉 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 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録洵竊見議者之說與 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 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 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為抵捂齟齬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

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没而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也至於
成宋亂及齊狩蹕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
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
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
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
言以為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
滅項皆所以為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
耳然則其實猶不没也其實猶不没者非以章其過也以見其過
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没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
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
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
之之意且使洵等為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
叅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嘉祐集卷第十四

嘉祐集卷第十五

趙郡蘇洵

雜詩

雲興于山

雲興于山霜霧爲霧匪山不仁天實不顧山川我享爲我百訴豈不畏天哀此下土班班鳴鳩穀穀晨號天乎未雨余不告勞誰爲山川不如羽毛

有驥在野

有驥在野百過不呻子不我良豈無他人縶我于廄乃不我駕遇我不終不如在野禿毛于霜寄肉于狼寧彼我傷寧人不我顧子我忘

有觸者犢

有觸者犢再箠不却爲子已觸安所置角天實畀我子我所爲盡奪我有子欲不觸盡之笠

朝日載昇

朝日載昇甍甍伊坻于室有績于野有耕于塗有商于邊有征天生斯民相養以寧嗟我何爲踽踽無營初孰與我今孰主我我將往問安所處我

我客至止

我客至止我逆于門來升我堂來飲我罇羞豔不時噐我不勤求我何多請辭不能容謂主人唯子我然求子之多責子之深期子于賢

顔書

任君北方來手出邠州碑爲是魯公寫遺我我不辭魯公實豪傑慷慨忠義姿憶在天寶末變起漁陽師猛士不敢當儒生横義旗感激數十郡連衡闘羗夷新造勢尚弱胡爲力未衰用兵竟不勝歎息真數奇杲兄死常山烈士淚滿頤魯公不死敵天下皆熙熙柰何不愛死再使踏鯨鰭公固不畏死吾實悲當時緬邈念高誼

惜哉我生遲近日見異說不知作者誰云公本不死此事亦已奇

或云公尸解雖見殺而實不死大抵天下心人人屬公思加以不死狀慰此苦歎

悲我欲哭公墓莽莽不可知愛其平生迹往往或子遺此字出公

手一見減歎咨使公不善書筆墨紛訛癡思其平生事豈忍棄路

岐況此字顚怪堂堂偉形儀駿極有深穩骨老成支離點　迺應

和關連不相違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異狀貌各　結

維離離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綴會或作斗與箕骨

重安置無欹危篆鼎兀大腹高屋無弱楣古器合尺度法物

覗想其始下筆莊重不自卑虞柳豈不好結束　羈筆

俗庸手尚敢窺自我見此字得紙無所施一　木石

爲圖圓彼明月欲畫形終非誰知忠義心餘　及斯困

紙使我重嘆嘻

歐陽永叔白兔

飛鷹搏平原畜獸亂衰草蒼茫就擒執顚倒莫能保白兔

歎息愛其老獨生遂長拘野性始驚嬌貴人織筠籠
誰知山林寬穴處頗自好高飈動槁葉群竄迹如掃異
照野明矞矞獵夫指之笑自匿苦不早何當騎蟾蜍靈杵

荅二任

魯人賤夫子嗚丘指東家當時雖未遇弟子已如麻柰何鄉
曽不為歎嗟區區吳越間門胥不憚遐習見反不怪海人等
嗟我何足道窮車出無車昨者入京洛文章彼人誇故舊未
聞之笑呀呀獨有兩任子知我有足嘉遠遊若相念長篇
我道亦未尓子得無增加貧窮已衰老短鬚垂髿髿重祿無取
思治山中畬往歲栽苦竹細密如蒹葭庭前三小山本為山中楂
當前鑿方池寒泉照谽岈亂此可竟日胡為踏朝衙何當子來會
酒食相邀遮願為久相敬終始無疵瑕閑居各無事數來飲流霞

丙甲歲余在京師鄉人陳景回自南來弄其官得太子中
允景回舊有地在蔡今將治園囿於其間以自老余嘗有

意於嵩山之下洛水之上買地築室以爲休息之館而未
果今景回欲余詩遂道此意景回志余言異日可以知余
之非戲云尔

岷山之陽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鯉魚古人居之富者衆我獨厭倦
思移居平川如手山水蹙恐我後世鄙且愚經行天下愛嵩嶽遂
欲買地居妻孥晴原漫漫望不盡山色照野光如濡民生
夭札衣冠堂堂偉丈夫吾今隱居未有所更後十載不可
歎蜀樂上蔡占地百頃無邊隅草深野闊足狐兔水種陸
劬誰知李斯顧秦寵不獲牽犬追黃狐今君南去已足老
少當吾廬

憶山送人

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馬間縱目視天下愛此宇宙寬山川
浩然遂忘還岷峨最先見晴光厭西川遠望未及上但愛
大雪冬没脛夏秋多蛇蚖乘春乃敢去匍匐攀孱

左右號鹿猿陰崖雪如石迫暖成高瀾經日到絕
自恐不得下撫膺忽長嘆坐定聊四顧風色非人寰仰
垂手撫百山臨風弄褋袖飄若風中仙揭來游荊渚談笑
峽山無平岡峽水多悍湍長風送輕帆瞥過難詳觀其間
巫廟十數巔聳聳青玉幹折首不見端其餘亦詭怪土老
長江渾渾流巀嶭不可欄苟非峽山壯浩浩無隅邊恐是
特使險且堅江山兩相值後世無水患水行月餘日泊舟
灡熳走塵土耳貫囂目眩昏中路逢漢水亂流愛清淵道
洗濯無瑕痕振鞭入京師累歲不得官悠悠故鄉念中夜成
五噫不復留馳車走轘轅自是識嵩岳蕩蕩容貌尊不入衆
體如鎮中原幾日至華下秀色碧照天上下數十里映睫音
迤邐見終南魁岸蟠長安一月看山岳懷抱斗以驁漸漸大道盡
倚山棧夤緣下瞰不測溪石齒交戈鋋虛閣怖馬足險崖摩吾府
左山右絕澗中如一繩慳慠眈駐轂轡不忍驅以鞭累累斬絕峯

凡不相屬聯背出或逾峻遠鶩如爭先或時度岡領下馬
怪事看愈好勤劬變青歡行行上飢鬧兒強踵不前嬌首
漫漫但青煙及下鹿頭坂始見平沙田歸來顧妻子壯抱難
遂使十餘載此路常周旋又聞吳越中山明水澄鮮百金買
往意不自存投身入廬岳首拖瀑布源飛下二千尺強烈
餘潤散為雨遍作山中寒次入二林寺遂獲高僧言問以
導我同躋攀逾月不倦厭巖谷行欲殫下山復南邁不
五嶺望可見欲往苦不難便擬去登玩因得窮群蠻此
歸抱愁煎煎到家不再出一頓俄十年昨聞廬山郡太守
往求與識面復見山嶙蟠絕壁橫三方有類大破鍰包裹
倚之為長垣大抵蜀山峭巉刻氣不溫不類嵩華背氣
吳君潁川秀六載為蜀官簿書苦為累天鶴因籠樊岷
峨眉亦南攏黎雅又可到不見宜悒然有如烹脂牛過
始謂泛峽去此約今又愆只有東北山依然送歸

此可著意看

上田侍制詩

日落長安道大野渺荒荒吁嗟秦皇帝安得小民十尺長耕田破萬頃一稔粟柱樑少年勇力不自驕頻能啗乾糧天意此有謂故使累累闢兩剛方今正似此猛士強如狼跨馬眈甲森不顧袒裼搏敵場嗟彼誰治此踧踧不敢當當無成不朝王田侯本儒生武略今洸洸右手握麈尾指郡國遠浩浩邊鄙有積倉秦境古何在秦人多戰傷此事此特將何償得此報天子爲俟歌之章

途次長安上都漕傅諫議

丈夫正多念老大自不安居家不能樂忽忽思中原慨然奔劫劫道路間窮山多虎狼行路非不難昔者倦奔走閉門鬻穀聊自給如此已十年細懷當今人草草無復閑堅臥困

芒刺實在肩布衣與食肉奉可交口言黙黙不以告未可
驅草入京洛藩鎮皆達官長安逢傅侯願得訴肺肝貧賤
不復苦自嘆富貴不足愛浮雲過長天中懷邈有念懶
世俗不見信排斥僅得存昨者東入秦大麥黄滿田秦氏
爲君喜不眠禁軍幾千萬仰此塡其咽西蕃久不反老
士飽可以戰吾寧爲之先傅侯君在西天子憂東藩
何策安西邊傅侯君謂何明日將東轅

答陳公美

少壯事已遠舊交良可懷百年能幾何十載不
遊處了無猜飲食不相捨談笑以所陪拜君
齒髮俱未老未至衰與頹我子在襁褓君猶
爲吏天一涯我又厭奔走遠引不復來歲月
況從與君別多事歳若排心力不能救衰病
如吾苦無才君亦已有嗣骨目秀且佳人

者本不出豪傑若見咍欝欝自不樂
東走陂巔崖不意君在此得奉笑與談
我老應可怪白鬚生兩顋新句辱先贈古
故舊每所乖作詩報嘉貺亦聊以相摧

又荅陳公美三首

仲尼魯司寇官職亦已優從祭肉不及戴冕奔
為肉誠可羞君子意有在衆人但惌尤罝之待
仲尼為羣㛹一走十四年茍老不出五十千諸
豈其陷狂顛出處固無定不失稱聖賢彼亦誠自信
公孫昔放逐牧羊滄海濱勉強聽鄉里垂老西游秦
徒為夂辛勤君子豈必隱孔孟皆旅人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州

貧賤羞妻子富貴樂鄉關不見李夫子得意今西還白
紅旗照蜀山歸來未解帶故舊已滿門平生浪遊處何